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六卷 姚伯子至孝受顯榮

終日尋經論史，夜深吸月迎風。一杯清酒貯心胸，長嘯數聲星動。

舉筆煙雲繞惹，研朱風雨縱橫。說來忠孝與偏

濃，不與尋常打哄。

這首詞兒，名《西江月》，總見世人唯有「忠孝」二字最大，其餘還是小事，若在這兩字上用得些功，方才算得一個人。如今這回說行孝的報應，但行孝是人的本等，怎生說到報應上去？只為世上那一種愚下之民，說行孝未必有益，忤逆未必有罪，所以他敢於放肆。不知那個「孝」字驚天動地，從來大聖大賢、大佛菩薩、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、閻羅天子，那一個敢不敬重著這一個字？在下先說幾個忤逆的報應，與列位看官一聽。

話說杭州湯鎮一個忤逆之子叫做曹保兒，兇惡無比，凌虐其母，不可勝言。母親被兒子凌虐慣了，只當小鬼一般畏懼。這曹保兒生下一子，方才三歲，極其愛惜。一日，妻子偶然把兒子跌了一交，磕損其頭，妻子恐怕，對婆婆大哭道：「你兒子回家，必然要把我打死了，不如投水而死，省得死在他手裡。」婆婆道：「不要投水，只說是我將來跌壞了，做我老性命不著。我且權躲在小姑娘家裡，等他怒過了頭，回來便是。」到晚間，曹保兒來家，見兒子跌得頭破，大怒之極，把妻子一把揪將過來，只待要殺。妻子說：「不干我事，都是婆婆之故。」次日，曹保兒身邊悄悄帶了一把刀子，走到中途，將來藏在石下，竟走到小妹妹家，假以溫言騙母。母親不知其意，與保兒同行，行到藏刀之處，保兒取刀要殺母親，在石下尋摸，早不見那把刀子。但見一條大蛇當道，怒氣勃勃，曹保兒心下慌張之極，不覺雙足陷入地中，霎時間直陷至膝，七竅流血。自己求告道：「是我不是了，怎生這般忤逆，要殺害母親！」其母急往前救抱，無計可施，遂急急走回家來，叫媳婦帶了鋤頭同往救掘，隨掘隨陷，掘得一尺，倒陷下二尺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啖以飯食，號泣徹天，三日而死。觀者日數千萬人，莫不稱快。這是元至正甲辰六月之事。

還有一個忤逆子報應之事，是山西平陽府軍生周震，始初做得一個秀才，便欺虐閭裡，看得自己如天之貴，別人如螞蟻之小、犬馬之賤。不要說是平常人，就是孔子、孟子，他也全不看在眼裡。僥倖秋試，便興起肚子，揚揚得意，對父親道：「我是貴子，恐非爾所能生也。」父親見家醜不可外揚，只得忍氣吞聲。後周震患了一場病，久臥牀褥，雙目俱盲，忽作驢鳴數聲而死。始死之時，鄰人有與同死者還魂轉來，說周震見閻羅天子，命判官查其罪惡，叫周震變驢。周震大聲喧辯道：「我有何罪，要我變驢？」閻羅天子道：「爾悖逆父母，怎生不該變畜生？」周震慌張，方才哀告道：「既變畜生，願王哀憐，把我托生安逸之處。」閻羅天子道：「你眼界最大，把你覆了雙目，終日推磨。」周震方才語塞，只覺牛頭夜叉將驢皮一張披在周震身上，將鐵鞭鞭了數十下，周震變驢跳躍而去。這兩個是忤逆子的報應了。

還有忤逆媳婦的報應。唐朝賈耽丞相為滑州節度使之時，滑州百姓一個媳婦極其忤逆，婆婆目盲，媳婦以蟻蟻蟲糞與婆婆吃。婆婆覺得其味甚異，留與兒子回家看視。兒子看了，仰天號泣，恍惚之間見空中一個金甲神將把這忤逆媳婦的頭截去，換上一個狗頭，聲音猶是人聲，時人謂之「狗頭新婦」。賈丞相叫人將繩索牽了這個狗頭新婦滿城遊行，以為不孝之報。

又有福建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，輪供一母。兄弟各出外鋤田，叫這三個媳婦供給。三人出外，這三個媳婦便大罵婆婆，終日沒得粥飯與婆婆吃。婆婆痛苦，要自縊而死。嘉靖辛卯七月，青天白日，划刺刺一個大霹靂響，只見電火通紅之中，三個婦人一個變牛、一個變狗、一個變豬，只頭還是人頭。觀看之人，日逐千千萬萬，眾人都畫了圖樣，刊布於世，以警戒人。

看官，你道忤逆之報，昭昭如此，怎麼人不要學做孝順之人，以致天譴！有詩為證：

公姑父母即天神，觸忤天神殞自身。

莫怪小人饒口舌，恐君驢馬變成真。

列位看官，你看忤逆之報一毫不差，那行兇作惡之人只道鬼神不靈，不知舉心動念，天地皆知。況罪莫大於不孝，若天地饒過了你的罪犯，便不成一個天地了。忤逆的既是這般靈應，行孝的自然靈佑、鬼神感動。從來道：「孝通神明」，並無虛謬之理。看官牢坐，待在下慢慢說來。話說這位孝子姚伯華，生在浙江嚴州府桐廬縣，二十未娶，事父母極孝，昏定晨省，再不肯離父母左右。父母年俱六十餘歲，要與伯華娶媳婦，道：「吾父母俱老，早娶媳婦，生下孫兒，以接姚門香火，此吾父母之願。」伯華稟道：「兒常見人家娶了媳婦，思量他孝順服事；或是娶著一個不賢惠的，三言四語，添嘴送舌，兒子不察，聽了枕邊之言，反把父母恩情都疏冷了。世上孝順的有得幾個？不如不娶，父子方得一家。若是娶了，父子便分為兩家。以此兒心不願，且待日後細細訪得一個賢惠孝順的行聘未遲。」伯華說了，父母亦不强他。伯華在家，終日孝順力田，家道頗是溫厚，奉養無缺。果是：

萬兩黃金未為貴，一家安樂值錢多。

話說姚伯華一味行孝，父母年老，膝下承顏順志，好不快樂。怎知樂極悲生，降下一天橫禍。那時正是元順帝末年，荒淫酒色。哈麻丞相進西番僧以運氣術媚帝，帝習為之，號「演揲兒法」。哈麻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又進西番僧伽嶸真於帝，行十六天魔舞，男女裸處，君臣宣淫，群僧出入宮中，丑聲聞於外，市井之人，莫不聞而惡之。行省大臣日以納賄賂為事，多者高官厚爵，少者貶降謫罰，順帝一毫不知。皇子愛猶識理達臘專好佛書，坐清寧殿，分佈長席，列坐高麗、西番僧，道：「論德李好文先生教我讀儒書，多年尚不曉其義，今聽佛法，一夜即曉。」因此愈崇尚佛教。凡百官要求超遷的，都以習佛法為由，求西番僧稱贊，即轉高官，所以當時有口號道：

若要高官，須求西番。其昏濁如此。

那時天下也不是元朝的天下，是衙門人的天下，財主人的天下。你道怎麼？只因元朝法度廢弛，盡委之於衙門人役。衙門人都以得財為事，子子孫孫蟻據於其中。所以從來道：「清官出不得吏人手。」何況元朝昏亂之官，曉得衙門怎的來，前後左右盡為蒙蔽，不過只要瞞得堂上一人而已。凡做一件事，無非為衙門得財之計，果然是官也分、吏也分，大家均分，有錢者生，無錢者死。因此百事朦朧，天下都成瞎帳之事。以此「紅巾賊」紛紛而起，都以白蓮燒燒香聚眾，割據地方，四散搶擄劫掠，殺人如麻，屍橫遍野。徐壽輝部下先鋒項普略領數千兵蜂擁而來，所過之地，殺人如砍瓜切菜，百姓哭聲震天，四散奔走，但見：

亂紛紛煙燄蔽天，哭淘淘悲聲動地。刀槍凝一片白雪，旗幟晃十里紅云。滾滾煙塵，可憐

○數頭顱拋滿路。淒淒殺氣，惜哉幾萬血肉踏成泥。槍尖上擱著人心，馬領下懸掛甲首。干戈

隊裡無復生還，鐵馬場中只有死去。魂飛天半，男女同作一坑塵。血染山前，老稚並為萬壑鬼。

話說這桐廬縣在浙江上游，與杭州甚近，那賊兵四散而來，彌山布野，好生利害。各處人民都紛紛逃竄於深山窮谷之中，若是走不快的，盡為刀下之鬼。姚伯華見百姓紛紛逃竄，父母都六十餘歲，家事又頗過得，算得「紅巾賊」要來搶擄，性命難存，只得急急攜了父母，走到閩原山中避紅巾之亂。那「紅巾賊」到已吃他避過了，怎知又生出一種假紅巾賊來。

那時浙江右丞阿兒溫沙差三千兵去殺項普略。那項普略是能征慣戰之將，兼之阿兒溫沙是個極貪之官，專要的是孔方兄，因此賞罰不明，兵心不服。軍士並無紀律，才離了杭州，便四散搶掠。那些百姓吃了「紅巾賊」的苦，又吃官兵的苦，真是亂上加亂，苦中生苦。兩軍相交，戰得不上數合，官兵身邊各懷重資，並無戰心，又被項普略肋羅裡撞出一彪賊兵來，殺得個罄盡。項普略得勝而回。這些敗殘軍兵，剩得不上百餘人，沒了主將，回來不得，索性假裝「紅巾賊」，拿了「紅巾賊」失落的旗幟，頭上也包了頂紅巾，就如《水滸傳》中李鬼假做李逵相似，臉上搽些黑墨，手裡拿了兩把板斧，躲在樹林裡耀武揚威的剪逕，不撞著真正李逵，誰辨他真假。吶喊搖旗，逢人便殺，遇物便搶，把老婦人殺死，少年婦人搶來做壓寨夫人，輪流姦淫。人只道是「紅巾賊」，誰敢正眼兒觀他？有詩歎道：

中原不可生強盜，強盜才生不可除。
一盜既生群盜起，功臣皆是盜根株！

又有詩歎道：

紅巾原是殺人賊，假說殺賊即紅巾。
剪還李達成李鬼，搽些黑墨便為真。

話說那些假紅巾賊到處搶擄殺人，姚伯華父親只道「紅巾賊」去遠，方才走出招呼兒子。怎知假紅巾賊正到，被他一把拿住。他母親在樹林中見丈夫被賊人拿住，登時走出，取出袖中金銀首飾，送與賊人，以為買命錢。那賊人收了金銀道：「錢財也要，性命也要。」說罷，便把這老兩口兒，從山崖上直擲將下來。

山下新添枉死鬼，孝子何處覓雙親。

話說姚伯華父母雙雙被賊人擲死，那時姚伯華從亂軍中失散了父母，各人挨擠，紛紛亂竄。伯華四處尋覓喊叫，並不見影，心下慌張，不顧性命抓尋。當夜在星月之下遍處徘徊顧望，竟無蹤跡。次日賊人稍退，伯華心焦，走投沒路，大聲痛哭，竟至血淚流出。果然孝感天地，那時賊鋒未已，誰敢行走？四野茫茫，並無一人可以問得消息。伯華只得望空禱告天地道：「我父母何在，萬乞天地神明指示。」禱告已畢，忽然背後有人則聲道：「爾父母在前面山崖之下，速往尋覓。」伯華回頭看視，並無一人。有詩為證：

曠野茫茫屬恁人，有誰指示爾雙親？
是知孝德通天地，幻出神明感至人！

話說伯華回頭看視，並無一人，急急忙忙走到前面山崖之下，呼叫不見聲應。細細尋覓，但見父母屍骸做一堆兒擲死在地，伯華痛哭。那時盜賊縱橫，一陣未了，又是一陣。伯華料賊人必然又來，若還遇見，自己性命亦不能保，急將身上衣服脫將下來，扯為兩處，裹了父母屍首，每邊一個，背在肩上，不敢從大路而行，乘夜從小路而走，用盡平生之力，穿林渡嶺。走得數里，卻早天色昏暗上來，星月之下，腳高步低，磕磕撞撞好生難走。一步步挨到江口，那時已是二更天氣，萬籟無聲，江邊靜悄悄的，並無一舟可渡。伯華對天歎息道：「這時怎得個船兒渡過南岸去便好，若遲到明日，恐賊兵又來，性命難免矣。」歎息方畢，兩淚交流，只聽得上流頭咿呀呀，一個漁父掉一隻船兒下來。伯華暗暗叫聲「謝天地」，叫那漁父渡一渡到南岸去。漁父依言，將船兒撐到岸邊，伯華背了兩個屍首跳上了船。漁父一篙子撐開了船，問這姚伯華道：「這是誰人屍首？」伯華哭訴道：「是雙親屍首，被賊人推落崖下而死。無可奈何，恐賊人明早又來，性命難保，只得連夜背了載到祖墳上埋葬。」說罷，號啕痛哭不止。霎時間到了南岸，伯華袖中取出銀鐲子一隻，付與漁父。漁父大笑道：「我見你是大孝之人，所以特撐船來渡你，難道是要銀鐲之人！你只看這兵火之際，二更天氣，連鬼也沒一個，這船兒從何而來？」說罷，不受其鐲，把篙子點開來船，口裡唱個歌兒。伯華一一聽得明白道：

吾本桐江土地神，感君行孝哭江濱。

城隍命我非閒事，說與君家辨假真。那漁父歌畢，霎時間便不見了這只船兒。伯華大驚，拜謝天地。背了雙親，那時力氣已竭，腿腳酸軟，慢慢的一步掙一步，漸漸掙到祖墳左首，解開了衣服，把屍首放在地下端正，彩些樹葉掩覆，思量要掘地坎將來埋葬，爭奈無一件器械可以挖掘，只得尋了一個木錐將來挖土。那時一連三日水米不曾沾牙，饑餓之極，精神困倦，一邊挖土，身子已（足顛）僕於土坑之內矣。感得山神化作一個老人扶他起來，與他一碗漿飯吃了，方才掙得起。及至掙起之時，那老人又不見矣，真神靈保佑也。伯華又恐盜賊走來，只得日裡躲過，夜裡走來掘土，又有大蟲前後咆哮，伯華那時已是聽天由命，並無畏懼之心。如此兩晝夜，十指血流，點點的滴在地上，伯華也不顧疼痛。方才掘得成穴，深一丈餘，將二骸藏於穴內，又負土成墳，築高三尺，痛哭之極，至於吐血。有詩為證：

掘土成墳恨有餘，山神送飯助饑虛。
姚家墳墓非容易，孝子當年手拮據。

話說姚孝子掘土成墳，埋葬了雙親。那時身體羸瘦，已是鬼一般的模樣，盜賊正在縱橫之際，只得東奔西竄，沒影的逃躲性命，日不成日，夜不成夜。直待我洪武爺成了一統之業，天下方得安寧。姚伯華才走到故基一看，已成了一片荒地，但見苔草青青，狐兔縱橫而已。遂砍伐些樹木，搭起一間蓬廠居住，漸漸經營起來，方成就得一間房子。那時孑然一身，形影相弔，親眷之中，已十亡其七八。後來漸復了故業，想起雙親死於非命，今幸得天下太平，人民復業，父母死去已經多年，好生痛苦。只記得逃難之時是二月，也不知父母是何日死亡。所以後來每到二月間，便斷絕酒食，不吃葷血，不見賓客，擁爐泣，手持杖畫灰。眼淚滴於灰中，其灰盡濕。又走到父母擲死之處，伏地痛哭，聲徹黃泉，山中鳥獸盡助其悲哀，為之徘徊躑躅。淚滴土下，所滴之處，草木不生，人人稱其孝感，因名之為「哭親崖」。凡是三次神靈顯聖之地，俱至誠禮拜，叩頭感謝，年年如此。又記得逃難之時沒有草履，步行不便，幾乎性命不保，幸以銀釵一隻，換得草履一雙，方才得救性命，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窮之人，不取其錢。後聘錢塘楊氏為妻，那楊氏也是個極孝之人，見丈夫如此痛哭，亦助其悲哀，一月不茹葷血。後生三子，三子也極其孝順。伯華患病，三子至誠禱告北斗，願減己壽以益父親。果是：

孝順定生孝順子，忤逆還生忤逆兒。

三子共生八孫。姚夔字大章，正統七年中進士，做到吏部尚書，贈少保，諡「文敏」，人品事業，種種都妙。姚龍做到河南左參政。曾孫姚壁，甲申年中進士，做兵部郎中。子孫男女共有七百多人。伯華活至七十餘歲而卒，贈通議大夫、禮部右侍郎。今稱孝子者，莫不稱姚伯華焉。稱孝子有顯報者，亦莫不稱姚伯華焉。有古風一首單道姚伯華好處：

元朝末年耽燕逸，哈麻媚獻西番術。
天魔十六舞腰身，君臣宣淫在密室。
密室宣淫丑不堪，法度廢弛官貪婪。
蠹種在官苦在民，「紅巾賊」起視耽耽。
「紅巾賊」去又紅巾，干戈簇簇殺萬民。
可憐伯華兩父母，推墮山崖跌作塵。
伯華夜抱雙骸骨，夜渡桐江鬼神惚。
載屍渡向南岸去，不取金銀見超忽。
三日無餐僕不起，自分已作一鬼矣。
山神有知饋漿飯，致令孝子終不死。
血淚成墳墳土高，隨他虎豹亂咆哮。
孝德通天非謬語，子孫世代盛宮袍。